

## 组诗:

## 行走在衢江边上

● 达达

## ① 衢江边上,风很大

是的,人生的中年  
我走在衢江边上  
风很大  
常常吹得人憋不过气  
我本能地竖起衣服领子  
试图挡住些什么  
事实上,风还是很大  
只不过多吹一会就习惯了  
这世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东西

## ② 有人在衢江边上跑步,向前或者向后

我只是行走  
有人在衢江边上跑步  
向前或者向后  
都是岁月的深处  
而所谓的前或者后  
只是以我当下前进的方向作参照  
并不绝对  
当我掉头反向行走  
那些所谓向前跑步的就变成了向后跑  
向后的则变成了向前  
并没有真正改变过什么

## ③ 我在江的此岸,但也关注着彼岸

在深秋,我在衢江边上行走  
仿佛已走了很久很久  
真相是:我不过是在江的此岸走过一小段  
而江对面也是衢江边上  
但我不可能再去行走  
时间不允许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在江的此岸  
同时也关注着彼岸  
我有时会想  
假如江对面此时有一个人也像我一样边走边想  
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我呢?  
就如同量子纠缠所揭示的事实  
我既在江的此岸,同时也在江的彼岸

## ④ 有一次我走到了江对面的小路上去

可能是很蹊跷  
有一次,我居然从一座跨江的公路桥下  
走到了江对面小路上去  
这比较突然,但也比较必然  
说不上是谁在引导  
动念只在一瞬间  
我就已经独自跨上了彼岸之路  
那是一条僻静孤独的小路  
路上空无一人  
仿佛我多年前走过一样  
我漫步走着不知道该走到何时才须返回  
直到看见一位在江里洗衣的女人  
她举着棒槌用力抽打成条状的衣服  
我才恍然,终于迷途知返

## ⑤ 清晨,大地一点一点的白出来

那时我仍在衢江边酒店的客房里  
我拉开了窗帘  
天仍是黑的,但已隐约看得见窗外的楼房  
我想观察一下天是否下雨  
以便决定是不是再去衢江边走走  
看不清户外的状态  
我只不过稍稍分神了一会  
外面,大地和楼房竟然就一点一点的白出来了  
令人惊喜  
果然,下了一夜的秋雨  
已经停止  
如果此时走出酒店  
很快就能抵达衢江边上感受到岁月浓浓的秋意

## 人间

● 王丰

母亲今年93岁,除了牙齿只剩三四颗外,眼睛、耳朵、手脚都还灵便。与人谈天,言语敏捷。平时,打电话给她我说出上半句,她就知道下半句我要讲什么了。说起来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母亲尚在。

若不是去年跌了那一跤,母亲身体还照旧硬朗着呢。人一上了年龄,最怕跌了,跌一跤,元气就断了,很难恢复。

母亲跌那一跤之前,常年忙碌在老家的田地里:种玉米,种黄豆,种佛豆,种冬瓜辣椒,种萝卜青菜,总之,按季节一茬一茬地种,锄草浇水施肥,个头不到一米五,却无比坚忍。待收获起新鲜蔬菜,必装到塑料袋里背到村脚公路边,见有人到我居住的县城,就厚着脸皮托他带一带。隔三差五地,寄新鲜蔬菜便成了她的另一种劳动。

黄豆,家乡叫六月豆,母亲年年都不会拉下,年年都要种上一大块地。三月桃花芬芳,百鸟争鸣,母亲就背起二指锄头,挑起两小篓炉灰,到村后“传塘坞”那块地里去,打坎,点豆籽,撒灰,覆泥土,播下一路又一路的愿望。

一场春雨,又一场春雨,六月豆撑出了芽。

松土除草,撒石灰杀虫,

老母亲就这样一套一套活路做过来,到了酷热的六月天,豆秆、豆荚都黄了,母亲便清早起床,去地里拔起来,一小担一小担挑回家,一丛一丛晒到家门口的水泥坦(方言:石灰或水泥浇成的平地)里。等火辣辣的日头把豆荚炙裂,母亲高高举起跳棚(学名连枷)朝豆秆“噼啪噼啪”敲打起来。打一遍再打一遍,豆籽落在水泥地上,捡拾掉黄豆秆,筛去豆子里的碎石子、杂草,再晒上几遍,豆籽晒干透了,收入粮柜贮藏着。

母亲不折不扣地年年播种六月豆,想法很明确的:过年做几圈豆腐,用菜油炸一炸,炸成一坛黄灿灿的油豆腐,拿给子女儿过年。在老家,过年不炸油豆腐似乎不算是过年,炸了油豆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了年。

农历十二月初,离过年没有多少天啦,母亲又开始张罗做年豆腐。

豆籽贮存在老屋二楼的粮柜里,母亲上楼抬了一小竹篓,扛上肩,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楼梯是木楼梯,楼梯里光线昏暗,离楼梯底还有两台阶,母亲以为到底了,便迈开大步,当走平地一样,一脚踩空,连人带竹篓一下子跌倒,头朝下,脸磕在楼梯底的踏石

上。六月豆籽,黄灿灿,撒满一地。母亲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气衰力亏,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起来。

母亲跌得鼻青脸肿,头顶破了一小口子,右脚不能站立。急忙雇车送到县城骨伤医院,拍片后显示,右腿股骨头开裂,要住院治疗。

在骨伤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医生说可回家慢慢休养。我接她回家,在她床前摆了张钢丝床,主要是夜间好照顾她拉屎拉尿。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母亲的右脚还不能挪动,下不了地只能躺床养着。

母亲一夜里要拉两三次尿,每一次,她都是轻轻地唤我,生怕声音大了吓着我一样。每次服侍完,她不好意思的轻声细语对我道歉:真对不起你,深更半夜的,让你受冻。像三岁小孩做错了事向大人认错一般。

有一天晚上后半夜,万籁俱寂,我迷迷糊糊听到母亲床铺上有动静,赶紧扭亮电灯,见母亲手里拿着条睡裤,身体已移动到了床边,挣扎着要下地。我问:要做什么?母亲虚弱地回我:倒霉了,屎拉到裤子里啦,我拿去洗掉,搁在房间里不好,有气味的。

“你脚不能走,走了又要

伤着。”

我抢过母亲手里那条裤,摸黑拿到房间门口水池上,洗了。

回到房间,给母亲洗漱了一下,服侍她躺下,见她用皱巴巴的手在抹眼泪:真是对不起你,怎么能叫你洗我的粪裤呢。

我说,小时候你给我洗了那么多年的尿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不起你的。

母亲生我时已经养过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养到六岁,一个女孩养到三岁,后来都夭折了。

我出生后,母亲视若命根。

我生来体弱多病,特别爱拉肚子,到六岁以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总在拉肚子,尿裤换得如走马灯快。母亲洗呀洗,从春洗到夏,从秋洗到冬。往年的老家,下半年雨雪霏霏的天气多,下霜结冰的日子多,母亲拿着我夜里拉过的尿裤,一大早就到冻了冰的村前的水沟里,搓呀洗呀,一双手洗得皮皱肉裂。村里人见了都唤她小名,说:瘪货呢,你苦就苦在洗儿子的粪裤。

母亲总是微微一笑:不苦,只要他能大起来,再洗多少也高兴。

## 用“孝”写出人间最美篇章

## ——谈王丰的《人间》之得

● 弘青

当母亲觉得不好意思时就对她说:“小时候,你给我洗了那么多的尿裤、尿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不起你啊!”这是一句多么具有高尚心灵的孝敬话!

本文表现的主题是:赞美了老母亲勤劳的一生,在日常小事中体现关爱子女、教育子女,同时,子女也懂感恩图报,全心孝敬老母亲的高尚情操。我感,这篇文章的魅力在于作者洋洋洒洒地写,但其打动人心之情如同高山清泉涓涓地流,“人间”之美由此悄悄地渗进了读者的心田。

同时,《人间》这篇文章从写作上看,我体会会有两大特色:一是选题站得高,选材精炼,且紧扣住选题。“人间”这是一个包罗万象、大得无边的命题,但构成“人间”最基础的元素却是父母养育子女开始。《诗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一个人能体会到父母生养自己的辛劳,并能回报父母之恩,这就是“人间”的开始。《人间》这

篇文章选取了母子之间的关爱作为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采用记事写人的手法来选取材料,文章的笔墨凝炼、主题突出。二是按事物发展的顺序来写,事物怎么发展就怎么写,挥洒自如,找不到雕琢的痕迹。这里我想到一个议题:写文章难吗?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真难。说不难,即指事物怎么发展就怎么写,无需去添加什么;说难,你从何处去选题、立意,从何处去选材、组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写文章毕竟是一项文学创作,尤其是对待散文,你不能因为“散”字当头,就无选择、照像式地照搬生活,这肯定不能成为好文章。王丰这篇《人间》为我们写作上提供了典范。

由此,我想起在2010年,淳安县关工委委托我为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和担负未成年工作的同志编写一本《少有所教》的书,我曾编进了《陈毅元帅为母亲洗裤子》(见该书275页)一文。陈毅元帅一

南征北战,日理万机,照顾不到老家的老母亲。有一年,已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出差途径四川,决定和妻子张茜去一趟老家看望老母亲。一走进家门,他就激动地喊着:“娘,我来看你了!”母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将一包黑乎乎的东西慌忙往床底下塞,被陈毅看见了。“这是啥子好东西藏起来了?”陈毅幽默地问。母亲颤巍巍地站起来,要儿子到外面去,后对陈毅说:“这是娘小便失禁沾了小便的一条裤子。”陈毅毫不犹豫地走进母亲卧室从床底下拖出那条裤子愧疚地对母亲说:“娘,你久病在身,儿子不能在你身边照料侍候你,这条裤子就让儿子拿去洗,尽一点孝心吧!”张茜看到也来抢着拿去洗,陈毅不允,他对着母亲和妻子说:“娘为了哺育我们,不知吃了多少苦,这条裤子我要亲自去洗!”母亲看着当元帅、当国家大领导的儿子为自己洗裤子,眼眶中的泪水不断涌出。